



我收藏的两盏煤油灯

文图 | 高光锋

藏品描述：

这两盏煤油灯我收藏了20多年，我们家搬了4次，我都没有舍得丢弃。其实这两盏煤油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谈不上文物价值。只是因为这两盏煤油灯陪伴我走过了幸福的童年，走过了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这两盏煤油灯的造型，仿似电影《葫芦娃》中宝莲灯。煤油灯上有一个金属旋钮，可以调节火苗的大小。灯盖上扣着个半球型铜罩，铜罩里有个铁管把灯芯引出来，灯芯是扁的，从铜罩中间的缝中穿出，晶莹剔透的灯身上面，再罩上一个明亮洁净的玻璃灯罩，不仅聚光而且静雅，就像一位婷婷玉立的少女站立在那里。我好像看到那蛤蟆嘴的灯头在闪耀着灯光，就是这束灯光，伴我度过了天真的童年。玻璃灯罩子不知何时被打碎了，只留下了这煤油灯。

藏品故事：

“万家灯火挑阑珊”。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家家户户争先恐后地点起了灯，像天上的星星点缀着整个村庄。在我朦胧的记忆里，煤油灯是小的时候农村家家户户的主要照明工具。村里各家各户用的煤油灯都不一样，有买的，有自制的，最常见的是这种买的煤油灯。小时候，奶奶经常和我絮叨，说我们这些孩子真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在她们年轻那会儿，进过大城市里的人们回来后，说起城里的人们过着“楼上楼下灯头朝下”的日子，就会对那日子充满了幻想。人们议论多了，就会觉得那是做梦说梦话。如今，“楼上楼下灯头朝下”已成了农家人的现实生活。电灯都已普及到每家每户。台灯、顶灯、壁灯，照亮着屋子每一个空间角落，打扮和装饰着农家人的生活……

那时候农村的电还不够用，停电是经常事。农村人为了节省，总要点上煤油灯。冬天里，娘总是要把煤油灯放在窗台上，一边纳鞋底子，一边看着我和哥哥写作业。我们写完作业后，娘又会守着我们哥俩入睡。我们听着娘捺鞋子底子拉绳子的响声，“唻啦唻啦……”，时间久了，就好似一曲迷人的催眠曲，伴我们酣然入梦。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晚上要上晚自习。同学们正上着晚自习，突然就会停电。那时候的蜡烛很贵的，为了节省钱，每个孩子就常在班里的窗台上备上一个煤油灯。那小小的煤油灯及其的简单，就是用个墨水瓶，找一个和墨水瓶拧在一起合适的酒瓶盖。在酒瓶盖儿上面打一个眼，然后用一段牙膏皮卷成一个小桶，固定在酒瓶盖上。然后取一段棉絮用手搓成细条，在煤油里浸泡一下，把它放置在牙膏皮卷成的小管儿里。这段棉絮要留的足够长，然后在墨水瓶里灌上煤油，正好要把棉絮做的灯芯浸泡在煤油里。这样，煤油灯点亮的时候，有充足的油源供给煤油灯亮着。

晚自习的时候，老师正讲着课，突然就停电了。同学们就会摸黑去窗台找煤油灯，大家都在黑暗中等候着老师送上一束灯火，来拯救这个黑暗的世界。老师先点燃一盏灯，然后我们就相互传递着，用点燃的煤油灯去点亮其他同学的煤油灯。

刹那间，整个教室就明亮了。教室里一盏盏小油灯下，孩子们认真地写着作业。灯光照亮的范围不大，点亮时冒着浓浓的黑烟。从它装油肚子到它的脖子，到它发光发亮的火焰，而且还能清晰地看到一缕烟升腾到空中，随即就散去了。昏暗的火苗，摇曳的灯光，同学们在老师的监督下，静静地学习着。其中也有淘气的学生不爱写作业，趁老师不注意时候，他们会盯着煤油灯看，去玩弄它，总觉得它很好玩，想要去试摸它的青烟它的火焰，去折腾它的灯芯。鼻子被煤油熏得俩鼻孔都黑了，弄得两手煤油。一不小心，把煤油灯碰倒了，煤油洒了一书本，弄了一作业本，这是常有的事。更有因为离的灯太近，灯头烧着头发是常有的事，随着“唻啦”一声响，头发就会被烧着，然后飘逸出烧头发的味道，赶紧用手去扑灭。那烧焦了的头发的气味，会引诱着学生们回头搜寻，更有捣乱的学生说上一句：“燎鸡毛了。”而引起学生的大笑，因此遭到老师的训斥。那时候的我们就是这样，或许是新鲜，或许是说不出的喜欢，总爱去折腾。

岁月是把无情的刀，该来的总是要来，该去的总是要去。煤油灯的记忆永远的藏在我的内心深处，随着日子的消磨，化为了一种远去的风景，依稀的记忆在淡漠下索然流逝。煤油灯的时代已经过去，然而煤油灯在黑夜里发出的那微弱而温馨的光亮却永远的藏匿在了我的心里。那束莹莹的灯火在心底里绽放着一朵温馨的小花，总会在夜深人静的夜晚绽放，即使它们早已不在发光发热。那是那些年雕刻在脑海里永远抹不去的印记，好似跳动的火苗，不时从人生的痕迹里跃然而出。岁月穿梭过，不知不觉人到中年，父母已远去，但父母的音容笑貌依然存在记忆里，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告诫自己不能忘记那些艰苦的日子，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不能辜负爱我们的人。煤油灯的光亮激励着我在今后的日子里坚强不息的活着，给我未来的日子送来温暖和光明。

链接：

煤油灯为电灯普及之前的主要照明工具，以煤油作为燃料。多为玻璃质材，外形如细腰大肚的葫芦，上面是个形如张嘴蛤蟆的灯头，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芯调进调出的旋钮，以控制灯的亮度。